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29nB234

一初元禪師語錄

清 元說　真開・真智等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施博序
    - 譚貞默序
  - 目次
  - 上堂
  - 示眾
  - 小參
  - 機緣
  - 行實
  - 頌古
  - 像贊
    - 題文殊大士像
    - 題飛來大士像
    - 普明老和尚真贊
    - 自贊
    - 又(東溪信監院請)
    - 又(斷愚智上座請)
    - 又(通濟行上座請)
    - 又(杲如證上人請)
    - 又(無隱傑監院請)
    - 題別駕牧公項居士像
    - 題王鎮颺卿李文學行樂
    - 題實心茂禪人母像
    - 題香意菴珠林禪人像
    - 題宿之張星士行樂
    - 題大通禪人像
  - 詩偈
    - 掃徑山無幻祖塔
    - 興善重建本師鴛老和尚塔
    - 秋夜感龍池萬如和尚
    - 挽龍門石雨和尚
    - 普明別衡石法兄歸禾

- 興善同馥生大師看溪蓮
- 興善示白生開法屬病中
- 室中四威儀
- 赴永正舟次簡別金明介菴法兄
- 和天封佛慈禪師蜜蜂頌五首
- 贈幻菴靖上座住廣福
- 示斷愚智監院
- 酬司業埽菴譚居士
- 懷司農秋岳曹居士過訪不晤
- 答文學宗銘張居士來韻
- 贈司理子錫鍾居士陞任
- 文學子康鄭居士同孝廉近修朱居士延至秋亭一敘
- 答刺史子蜚鍾居士
- 祝金明介菴法元五秩
- 病中即事
- 邑候開一仲居士陞任作別以偈贈之
- 師病起謝沈慧卿劉豸生王伯仁周晉生眾居士
- 贈素弘法姪
- 王鎮文學李颺卿褚瀔為二居士…
- 示桐邑眾法屬
- 贈文學子先羅居士
- 示裕菴蔡居士病中
- 贈別駕牧公項居士
- 示竺隱檀越完初羽生民開屠居士
- 贈鎮臺澹菴項居士過訪
- 示無能傑侍者
- 示潤山潘居士尊堂西歸
- 贈敬畏菴日明耆宿
- 住靈源菴普聞上座乞書示眾
- 贈鎮臺聖芝吳居士
- 辭永正檀護文學陳哲人張行可居士等
- 贈西座夢堂法姪
- 示玉泉俞居士西歸
- 和斷愚智公掩關韻
- 懷通甫倪居士
- 贈素穎法姪
- 示東溪檀越敬泉沈居士
- 贈朗輝月上人

- 示承宇華宇蔣居士
- 贈主峰法姪
- 答文學宗銘張居士來韻
- 懷養愚賽居士喬梓
- 春日斷愚智公關中
- 示嶺梅潔上座
- 示身雲遍上人
- 示華宇何居士病中
- 答宿之張居士來韻
- 示了真禪士
- 示少泉王居士
- 贈文節法師塔成
- 示君甫王居士
- 悼蘭亭劉居士
- 挽興善馥生大師
- 示道圓純禪人
- 示修如證上人
- 示曇海慧法孫
- 示香海俊法孫
- 示聞有乘行者
- 示瑞嚴信行者
- 示可先純行者
- 示本源孝行者
- 募燈油
- 募鹽醬
- 行缽
- 勸修淨業
- 勸戒殺放生
- 看月口占
- 書方丈內外二聯成偈
- 神用
- 感慨
- 有感
- 源流
- 拂子
- 拄杖
- 如意
- 數珠

- 飲瓢
- 蒲團
- 芒鞋
- 火爆

- 雜著
  - 送本師普明鴛老和尚靈骨至興善入塔
  - 供龍池萬如和尚
  - 規約引
  - 示慧空三禪人
  - 示孟候陳善人
  - 文學祐人朱居士為室徐氏淑人臨終請開示
  - 文學見明陳居士尊堂全緣安人臨危請開示
  - 明陽劉居士為室圓恒李氏安人臨終請開示
  - 紹周施居士為室朱氏孺人臨終請指示
  - 夏嘉辭為祖母許氏安人請指引
  - 示在躬侍者
- 佛事
  - 為淵若耆宿掩棺
  - 為以中上座舉火
  - 為圓成心禪人下火
  - 為印石禪人掩龕
  - 舉火
  - 為徹明禪人下火
  - 為順寰梁居士外母超有安人舉火
  - 為養恒陳居士外母沈氏安人舉火
  - 為桐邑茂如胡居士室人吳氏舉火
  - 為幻菴靖上座封龕
  - 舉火
  - 為黃菴白生上座封龕
  - 舉火
  - 為桐邑天衢陸居士…
  - 為聞有乘行者下火
  - 為良謨沈居士伯姆朱氏安人舉火
  - 為新豐孟嘉高居士室人王氏舉火
  - 為壽章禪人封龕
  - 舉火
  - 為淨行者先考允升王公舉火
  - 為淨行者先母應氏孺人舉火

        - 為行堅禪人下火
        - 為豁然禪人下火
        - 為朱門張氏機禮安人舉火
        - 為機勇殳氏先夫明徵朱公舉火
        - 為桐邑太平庵機完許氏移龕
    - 附重建永正禪院碑記
- 卷目次
    - 1
    - 2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一初和尚語錄序

禪道至今日可謂盛矣！開堂者列剎相望，傳法者交臂相逢，然求其超宗越格，不愧古人者，蓋未數數也。余是以嘆無趣老人之源大而流長也。無趣為斷橋之後，丕振濟上宗風，雖其隨緣晦跡，而子孫綿綿，乃四傳至今，則有介菴、一初兩師出焉。介菴和尚主法金明，諸方仰重；一初和尚於戊子年為檀越請居濮溪永正，遠近禪侶輻輳，應眾懇陞座說法。乃有上堂、小參、機緣、拈頌一卷，余得焚香展誦，見師全機大用，電掣霆奔，慈悲唱導，風和日麗，真足以近承趣老而上光濟祖，非如古人所云仰山再來之儔耶？夫斷橋與雪巖同出無準，而高峰大師則雖嗣欽師，初稟倫老，今高峰兒孫遍地，而師為斷橋的派，其手眼超卓如此，行將大昌厥後無疑也。雖然，從上第以慧命為重耳，盛衰何論焉？且五宗均為四七二三之嗣，則濟洞可無彼此也。況斷橋、雪巖皆滹沱一脈，又安得岐而二之乎？余曾聆師之教而欣服之，因敢以管蠡道其萬一，或者以儱侗罪我，其又奚辭？

後學施博拜題

一初和尚語錄序

斷橋、車溪一派嫡乳，特地演暢鴛湖，而曹源濟上之洪波浩衍，沾蓋靡窮。只今燈輝炳發，正眼拈提，一現金明之介菴、一現永正之一初，兩和尚可謂禪窟中金昆玉友，剎竿頭並轡齊驅矣。茲閱初和尚永正語錄，而知靈機廓徹，迥絕安排；鏡智洞懸，全超事理。即此語言文字，悉入毘盧性海、大地法輪之中，行見祖脈所通，風行草偃；道化所被，水到渠成。是謂格外風規，豈止廛居作略哉？靈宿古鄉中，已作須彌座，普使石火電光轉凡成聖，嗣且名藍仰重、雲水咸皈，正未容思議涯量也。

順治乙未孟冬望日國子司業福徵譚貞默槃談撰

永正一初元禪師語錄目次

序
卷上
上堂
示眾
小參

機緣
行實
卷下
頌古
像讚
詩偈
雜著
佛事
附
永正碑記

一初元禪師語錄卷上

嗣法門人　真開　真智　等編

順治戊子歲，師於興善禪寺受嘉禾紳衿、諸護法并檀越、眾居士等恭請，住濮溪永正禪院。至菊月九日，進院上堂。師至法座前拈請啟云：「言言綿繡，字字珠璣，佛祖親傳之旨因茲啟發，聖凡本有之源由此顯揚。若也會得，不用參詳；如或未然，更須宣過。」維那宣畢，師指法座云：「大眾！須彌燈王如來為汝等演大法義、轉大法輪了也。若信得及，更有何事？設或未然，且聽處分。」遂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伏願道崇千古，德被兩儀，萬邦齊俯順，兆姓悉歡虞。」次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為滿朝勳貴、列郡尊官暨本山護法、遠近檀那，惟願生生培佛種，世世作金湯，同明般若正因，共證菩提妙果。」又拈香云：「此一瓣香，歷年勤苦，多載參尋，桐月菴中親遭痛棒，普明寺裡又喫鉗鎚，直得徹骨徹髓、透頂透底，專為福建建寧府普明堂上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世鴛湖先師大和尚，以酬法乳之恩。」遂斂衣就座，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震威一喝云：「如天普蓋，似地普擎，五眼莫睹，千聖難名，喚作第一義早已蹉過了也，那堪更復云觀？然雖如是，官不容針，私通車馬，還有共相證明者麼？不妨出眾與山僧相見。」僧問：「龍天推出，祝聖拈香，正恁麼時，請師舉唱。」師云：「天下太平，萬民樂業。」進云：「如是則皇恩佛德均酬也，聖解凡情總合機。」師云：「知恩有分。」進云：「秖如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意旨如何？」師豎左手一指。進云：「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又作麼生？」師豎右手一指。進云：「上來宗旨蒙師指，未審更有為人處也無？」師便打。進云：「然則大

地眾生咸沾法雨去也。」師云：「速禮三拜。」乃云：「妙道由來絕古今，群情動止賴斯恩，昔年鷲嶺單傳旨，今日當陽普示人。」遂舉拂子召眾云：「會麼？三世諸佛以此迴超十地，歷代祖師以此拔濟四生，天地以此化育萬物，國君以此坐享太平。所以道：『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君王得之以治天下。』且道：衲僧得之又作麼生？」擊拂子云：「出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或有個聞恁麼道，忍俊不禁，管取山僧退身有分。雖然，爭奈木上座不肯放過。何也？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裡看。」卓拄杖一下，喝一喝，下座。維那結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謝辭不錄。)

佛成道日，當湖愛吾馬居士請上堂。僧問：「世尊成道即不問，古佛陞堂事若何？」師云：「虛空作舞，萬象點頭。」進云：「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為，如何是無為的旨？」師云：「拈香擇火，運水搬柴。」僧禮拜，師便打。問：「明鏡高懸，靈光獨耀，祖令當機，如何舉唱？」師云：「霜風匝地寒。」進云：「秖如世尊睹星悟道，猶是眼中著屑，別有家風又作麼生？」師便打，進云：「棒頭指出無生句，大地眾生得自由。」師云：「你還得自由麼？」僧一喝，師復打，乃云：「昨宵風雨多，今日晴光布，覿面直施呈，當陽全顯露。透關人迥絕情塵，明眼漢不存意路，山頭白浪飛騰，海底紅塵彌播，舜若多無處藏身，畢陵迦吞聲飲氣。到這裡，譬如烈燄不容蚊蚋，雖然，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拂拂子，下座。

桐邑清河菴素樸、嶺梅二禪人同眾居士請上堂。僧問：「法流東土，教始西乾，桐溪亙古千百年未曾顯露，今日和尚陞座，四眾雲臻，如何得三根普潤？」師卓拄杖，云：「個個盡沾恩。」進云：「恁麼則鴛湖一滴，作浪興波也。」師云：「照顧腳下。」問：「如何是清河境？」師云：「一溪春水浸青天。」僧禮拜，師乃云：「花雨噴香，春風撲面，林間鳥語，檻外舟行，頭頭獨露真機，一一全彰至理，通方作者舉著便知，滯影迷流安能頓曉？所以道：『要明向上事，須還向上人。』南贍部洲打鼓，北俱盧洲上堂則且置，秖如當陽顯示一句又作麼生？」豎拂子，云：「鷲嶺別傳開正眼，車溪嫡派湧曹源。」下座。

觀音聖誕，月如上人領桐邑君卿王居士薦親祝壽，請上堂。僧問：「如何是聞聲悟道、見色明心？」師云：「雞鳴犬吠，柳綠桃紅。」進云：「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卻是饅餕，又作麼生？」師云：「日面佛，月面佛。」進云：「恁麼則臨濟今猶在，韶陽意轉新。」拂坐具，歸眾。師云：「具眼衲僧。」問：「眼裡聞聲觀自在，耳中見色悟圓通，互用如來妙智力，未知此外更如

何？」師彈指三下。進云：「秖如觀音降誕、居士慶壽又作麼生？」師云：「錦上更鋪華。」進云：「恁麼則兩彩一賽去也。」師云：「不妨靈利。」乃云：「柳綠桃紅，直示圓通面目；鐘鳴鼓響，全彰古佛家風。明明匝地普天，一一騎聲蓋色，不離動轉施為，迥絕見聞知覺。所以道：『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以斯追薦宗親，以斯永延福壽，以斯拔濟群迷，以斯滋培眾善。謾說南山鱉鼻，吞卻嘉州石象；休云東海鯉魚，撞倒陜府鐵牛。脫略情塵則且止，秖如隨緣赴感一句又作麼生？」舉拂子，云：「處處彌陀佛，家家觀世音。」下座。

王店梅谿旭野禪德領伯齡徐居士請上堂。僧問：「本來無一物，未審和尚今日說個甚麼？」師便打，僧禮拜，師云：「本來無一物，你又禮拜個甚麼？」僧擬議，師復打，乃云：「即心即佛，虛空釘橛；非心非佛，眼中添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曳尾靈龜猶不瞥。臨濟問佛法大意，喫六十痛棒，黃檗性命落在他人手裡；百丈再參馬祖，直得三日耳聾，始悟當機一喝。阿呵呵！也太屈。」卓拄杖，云：「個事當陽為剖決，昨日雨兮今日晴，風自涼兮火自熱。透得者，自然如虎靠山；未明底，豈免循途守轍？殊不知，人人大用現前，個個真機獨脫。」復卓拄杖一下，喝一喝。僧問：「昔有僧問巖頭：『浩浩塵中如何辨主？』頭云：『銅沙鑼裡滿盛油。』意旨如何？」師便打，僧云：「不會。」師云：「聽取一偈：銅沙鑼裡滿盛油，見徹方能得自由，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下座。

浴佛日，蘭亭劉居士領眾請上堂。僧問：「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為甚年年此日祝慶如來？」師云：「一番舉起一番新。」進云：「秖如世尊初生時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意旨如何？」師云：「百草頭邊春色露。」進云：「雲門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又作麼生？」師云：「知恩解報恩。」進云：「恁麼則臨濟家風今尚在，萬古徽猷正此看。」師云：「眼中著屑。」僧禮退，問：「法筵大啟，四眾雲臻，向上宗風如何舉唱？」師云：「石人頭戴金冠子。」僧禮拜，師便打，乃云：「適來禪者恁麼問，山僧如是答，若也知得落處，便見釋迦老子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如或未然，莫怪雲門大師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秖如釋迦老子纔生下地，便乃露布大人境界，真所謂天中之天、聖中之聖。然則檢點將來，正如嚼飯餧嬰孩，未免傍觀者哂。比若雲門大師正令當行，直得乾坤失色、日月無光，也是為他閒事長無明，要且未見釋迦老子。諸仁者！且道山僧今日恁麼拈提，還見釋迦老子麼？聽取一偈：『一回舉起一回

新，百億須彌百億身，杓柄拈時獅子吼，龍泉沐處象王嚬。千林慧日添光彩，大地恩濤滌垢塵，稽首釋尊無上士，恒河沙劫莫能陳。』」喝一喝，下座。

師於壬辰仲春，當湖檀越完初羽生、民開屠居士、護法爾明、滌凡劉居士等，并耿惟上座，請住竺隱禪院。

上堂。僧問：「途中消息則不問，陞堂一句請師宣。」師云：「杲日正當天。」進云：「恁麼則善信咸欽仰，宗風遍大千。」師云：「闍黎分上又作麼生？」僧一喝，師打，云：「也須喫棒。」耿惟上座問：「遠蒙法駕，大地沾恩，箭鋒相拄即不問，道同氣合事如何？」師云：「山僧拖犁，闍黎拽耙。」進云：「如是則水中有鹹味，色裡著膠青。」師云：「知心能幾人？」進云：「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師打，云：「且道這一棒是賞你？罰你？」惟禮拜，師乃云：「花笑春風，格外真規頓現；漁歌曲水，就中消息全彰。向上拈提，不礙通人唱和；隨宜施設，何妨達者商量？寒時添衲，熱則披襟，休云覓火和煙得；飢來喫飯，倦即噇眠，莫道擔泉帶月歸。握一拳，大千香水海攝盡無餘；舒一掌，百億須彌盧拈來有據。所以道：『大人得大機，大智得大用。』設或情塵未脫、翳眼猶存，正如霧鎖長空，何止鄉關萬里？秖如今日山僧到此，耿惟上座同眾居士乞余陞座，且道是向上拈提？是隨宜施設？」舉拂子，云：「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下座。

當湖西林禪院自天碩德同雪林沈居士等請上堂。僧問：「腳跟點地即不問，鼻孔撩天時如何？」師打，云：「一串穿卻。」進云：「一枝無孔笛，吹出太平歌。」師云：「閒言語。」乃舉：「靈雲悟道頌：『三十年來尋劍客，幾番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師云：「靈雲觸目知機，正是眼中著屑；玄沙見兔放鷹，翻成節外生枝。若道靈雲是，則辜負玄沙；若道玄沙是，又埋沒靈雲。且道畢竟如何？」遂喝一喝，云：「謾說超方眼，休誇劫外春。」下座。

師於竺隱禪院，甲午七月，首座沖默、監院無能同眾檀護請歸永正。誕日，上堂。僧問：「父母未生前，請師道一句。」師云：「未問已前答汝竟。」進云：「世尊降誕，地湧金蓮，和尚生日，有何祥瑞？」師云：「今日眾居士請山僧陞座。」進云：「恁麼則斷橋嫡脈流千古，臨濟宗風萬派傳。」師云：「速禮三拜。」問：「節屆中元桂魄迴，金風拂座雨花新，籌添海屋恒無盡，不惑筵開作麼生？」師打，云：「分明看取。」進云：「壽山疊疊千峰翠，福海淵淵萬派清。」師云：「上座眉毛在甚麼處？」進云：「法雨彌施塵界外，現前無有不沾恩。」師便打。問：「香雲飄渺，常開

不老之春；龍象班齊，永祝無疆之壽。和尚福壽彌天，學人頓超十地，爭如兩彩一賽？如何是四十而不惑？」師卓拄杖，云：「汝還信得及麼？」進云：「無弦琴子師彈妙，格外知音更有誰？」師云：「未敢相許。」進云：「泥牛海底啣珠走，不被東君把鼻穿。」師打，云：「爭奈老僧何？」乃云：「說心說性，那堪播上揚塵？舉古舉今，豈更添枷著杻？山僧今日也不說心說性，也不舉古舉今，使個個迴超情解，人人脫略見聞，遇茶喫茶，遇飯喫飯，要坐便坐，要行便行。所以，山僧昔于竺隱嘯月吟風，攜笻緩步，對青山靜聽濤聲貫耳；今歸永正，鬅頭跣足，養病放憨，消白晝閒看野色迎眸。有時日影重重，鼻息鼾鼾貪睡穩；有時爐煙裊裊，茗香馥馥煮泉清。任他人情迭變，世事多更，蛇吞大象，鼠竭滄溟。然雖如是，且道：山僧今值四旬母難之晨，眾檀護虔請陞座，又作麼生施設？」卓拄杖，云：「還委悉麼？一句了然超百億，虛空湧出鐵崑崙。」喝一喝，下座。

金門尤氏薦夫請上堂。僧問：「霜花遍地，黃葉飄空，尤氏安人虔誠懇請。如何是薦夫一句？」師云：「香雲呈寶蓋，玉炬綻金蓮。」進云：「恁麼則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師便打，進云：「現存俱獲益，亡者得生天去也。」師云：「速禮三拜。」僧問：「懇乞宣揚微妙法，薦亡一句事如何？」師云：「須彌[跳-兆+孛]跳。」進云：「恁麼則亡靈歸極樂，現在亦歡娛。」師云：「也虧闍黎委悉。」僧禮拜，師一喝，乃云：「靈光獨耀，至理全彰，頭頭顯般若妙門，一一示涅槃心印，明明絕覆藏，明明無向背，如杲日麗于中天，似太虛涵乎萬象，拯群迷于既形之後，拔諸有于未兆之前，木馬嘶風裂破銀山鐵壁，泥牛吼月豁開金鎖玄關，乃佛乃祖共演斯宗，是聖是凡咸歸此地，所以云：『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雖然，且道守田金公畢竟如何超脫？」乃豎拂子，云：「天人群生類，皆承此恩力，日午打三更，夜半金烏赤。」拂一拂，下座。

監院斷愚智公捐資啟建山門，請上堂。師拈拄杖，云：「門牆建立，全歸監院之功；僧眾安寧，必仗伽藍之祐。接青龍而喜慶聯綿，拱太陽而惡星殞伏。直使天神贊善，四方八面總皈依；雲水交參，十聖三賢俱及第。且道正恁麼時作麼生？」卓拄杖，云：「普請大家齊著力，從教泉石永增輝。」下座。

振羽錢居士重裝中尊大佛開光，請上堂。師舉拂子云：「虛空閃爍，大地輝煌，度生濟物，即此恩光。大眾會麼？」遂震威一喝。監院斷愚智公問：「寶相重裝，金身復煥，秖如施主錢逵未審得何利益？」師拈拄杖云：「一莖草上現瓊樓。」智云：「恁麼則功不浪施去也。」師云：「也賴闍黎親著力。」智呈坐具云：「全身當

奉重，四眾盡沾恩。」師云：「更須出一頭地。」智一喝便禮拜，師云：「寒灰當發燄，枯木也花開。」卓拄杖一下，下座。
元旦，大佛開光，監院斷愚智公同守府聖芝吳居士并眾信請上堂。僧問：「三世如來二十五年通身泥水，今日紫金光聚，烜赫當陽，四眾雲集，願聞法要，未審和尚如何宣示？」師拈起拄杖，云：「不是苦心人不知。」進云：「如是，則人人增福慧，個個獲圓明。」師云：「且喜非分外。」進云：「智鏡高懸千古耀，真燈永著萬年光。」師云：「梅花香遍處，徹骨自幽清。」僧禮退，問：「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隨緣赴感靡不週，而恒處此菩提座。」請問和尚：「如何是金佛不度爐？」師云：「煆他不得。」進云：「三世諸佛向火燄裏轉大法輪，如何是木佛不度火？」師云：「燒他不著。」進云：「化人問幻士，谷響答泉聲，欲識吾宗旨，泥牛水上行。如何是泥佛不度水？」師云：「浸他不爛。」進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如何是真佛內裏坐？」師云：「無限癡人向外求。」僧呈坐具，云：「是金佛耶？木佛耶？泥佛耶？真佛耶？」師云：「闍黎試分析看。」僧打圓相，云：「是度爐耶？度火耶？度水耶？內裏坐耶？」師云：「正要你著眼。」進云：「諸佛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便打。進云：「恁麼則放大光明，照天照地去也。」師云：「也要大眾知恩。」僧禮拜，師豎拂子，云：「豁開宇宙迥雙眸，廓徹靈明大地週，惟我獨尊全體現，河沙法界一毫頭。是以，聖凡共稟其常，巨細全承其力，不增不減，無欠無餘，巍巍乎、蕩蕩乎、輝輝焉、晃晃焉，諸佛因之而出世，祖師繼之而敷演，眾生依之而解脫，殊品藉之而生長，故虛空本之而包括，天地得之而覆載，日月由之而照臨，國王體之而安泰，百官秉之而榮顯，庶民賴之而成立，衲僧據之而開廓，人天正眼總持無量義門，直得百億須彌盧[跳-兆+孛]跳，大千香水海翻騰。然雖如是，威音王已前一句則且置，秖如今日大佛開光又作麼生？」以拂子打圓相，云：「慈光普覆無私鑒，福被群情萬象新。」下座。
普明鴛老和尚忌日，上堂。眾問答畢，師乃卓拄杖，云：「吾師本是法中王，短劫長年詎可量？莫謂虛空曾殞跡，休云日月已含光。四生普為開真際，三界咸能演妙常。面目儼然無變易，人間天上示無雙。」復卓拄杖一下，云：「大眾見麼？」喝一喝，下座。
長水退菴栴檀觀佛開光，監院斷愚智上座、檀越敬泉沈居士請上堂。師云：「挾泰山，逾北海，豈稱好手？攪長河為酥酪，未是作家。直須穩坐道場而福應群機，不動舌根而化滿天下，且道是甚麼人？」舉拂子，云：「會麼？金容普現週沙界，聖德無窮度有情，海印發光親按指，塵勞先起憫眾生。剔除翳目超生死，點破空華徹

我人，魔外皈依恩被廣，天龍恭敬道弘深。靈山會上傳真脈，雞足峰前續慧燈，一段常光曾不昧，人間天上獨為尊。大眾！既是一段常光曾不昧，且道用開作麼？」以拂子作點勢，云：「當陽指出無餘事，秖要舍靈獲本明。」下座。

建彌勒殿上樑，眾檀護請上堂。眾問答畢，師乃云：「闢景溪之秀麗，振永正之家風，集檀那之福勝，顯佛祖之真宗。大眾且道：承誰恩力？」卓拄杖一下，云：「人天憑覆蔭，三界獨高崇。」喝一喝，下座。

佛歡喜日，斷愚智公報薦祖親，請上堂。問：「今日正當諸佛歡喜，虔請和尚說法度亡，如何得一門超出？」師卓拄杖一下，云：「頓入此中來。」進云：「祖親蒙指示，立地證無生去也。」師云：「直須慶幸始得。」智一喝，便禮拜。師乃舉拂子，云：「欲報祖親酬罔極，惟憑顯此如來力，最尊最勝大雄慈，世出世間無等匹，豎窮三際莫能量，橫亙十方安可測？秖緣隨類度群迷，示現其身千百億，虛空湧出寶蓮臺，遍界全彰光赫奕，鐵圍粉碎黑山摧，地獄頓消諸苦息，河沙剎海悉蒙恩，六趣四生俱獲益。」良久，云：「六趣四生既俱獲益，且道小山金公、俞氏安人、成丹處士、唐氏淑人又作麼生？」復舉拂子，云：「共蹈毘盧頂，時聞正法音。」喝一喝，下座。

師五旬誕日，法姪三塔主峰禪師、文學羅子先、別駕項牧公、本鎮護法守府吳聖芝居士等，并桐邑許全茂眾信請上堂。師拈新法衣示眾云：「須彌納芥，錦上鋪花，從真實心中流出將來，於如來藏裡當陽顯示。巧施玉線、密布金針則且置，正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檀那增福慧，佛日永光華。」

佛前。拈香云：「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古人恁麼道，元上座即不然，佛真法身，無物可喻，萬德彌彰，洪慈普利。」喝一喝，遂展拜。

祖師前。拈香云：「西天四七，東土二三，直下至我普明先師老和尚六十有七，這一隊老漢今日被元上座將他鼻孔扭作一團，拋向當陽，直得盡虛空、遍法界，七花八裂，為瑞為祥，令大地眾生一個個[祝/ 土] 著磕著。阿耶！阿耶！聊伸供養。」遂插香禮拜。

陞座。僧問：「楚之南有榠櫏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擬師壽量，未審相去多少？」師云：「更向那邊看。」進云：「恁麼則越聖超凡恒不易，森羅齊拱法中王。」師云：「禮拜著。」僧一喝，師便打。進云：「當陽一句無私語，粉骨難酬佛祖恩。」師復打。問：「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超越三祇劫。請問和尚：如何是一為無量？」師云：「森羅萬象。」進云：「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為酥酪。如何是無

量為一？」師云：「萬象森羅。」進云：「塵沙劫又塵沙劫，數盡塵沙劫未休。欲拈一句祝師壽，不知將底報宗猷？」師云：「也只道得一半。」進云：「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師便打。僧擎坐具繞一匝，云：「恁麼則實掌不足為壽，趙州難並其年。」師云：「闍黎不妨讚歎。」乃云：「金剛正體，遍徹十虛；般若靈鋒，迥超情棘。淨裸裸，莫可躋攀；光現現，徒勞妄測。是以，堂堂大用，耀古騰今；赫赫圓機，騎聲蓋色。故乃，釋迦老祖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豎拂子，云：「若向這裏見得，鷲嶺端不拈花；如其更或躊躇，少室翻成面壁。頭頭杲日麗天，一一真風壁立。雖然如是，秖如今日諸大護法并諸法姪光臨為山僧五旬初度作麼生？」良久，云：「且喜相看非外客，都來盡是個中人。」拂拂子，下座。

示眾

師示眾，舉：「世尊因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歎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作禮而去。阿難白佛：『外道得何道理，稱讚而去？』世尊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師云：「大好世尊，被外道勘破。外道雖然伶俐，入地獄如箭。阿難白佛，卻被世尊熱瞞大眾。且道山僧又作麼生？」乃卓拄杖，云：「誰知遠煙浪，別有好商量。」一時打散，歸方丈。

師示眾，以拄杖左邊卓一下，云：「若向這裡見，瞎。」右邊卓一下，云：「若向這裡見，瞎。」又中間卓一下，云：「直饒恁麼，瞎，瞎。畢竟如何？楊岐驢子，普化木鐸。」便起。

師落堂示眾，舉：「世尊靈山會上拈起一華顧視大眾，時百萬人天盡皆罔措，惟金色頭陀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付囑摩訶迦葉。』」師召眾云：「黃面老人大似頭上安頭，飲光大士正如眼中著眼，百萬人天卻較些子。雖然，世尊、迦葉且置，如何是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會麼？」卓拄杖一下，喝一喝便起。

師落堂示眾，云：「明如日，黑似漆，喚得來，道不出。」卓拄杖云：「是甚麼？咄！」便起。

師落堂示眾，舉：「六祖大師告眾曰：『我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神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蓋頭，也只成個知解宗徒。』」師謂眾曰：「既不喚作本源佛性，且道畢竟是個甚麼？」卓拄杖一下，云：「若也會得，

無事不畢；如或未然，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妒君福。」便起。
師落堂示眾，云：「山僧有一句子，未打鼓前分付諸人了也。若也會得，方可商量；如或未然，豈堪共語？」拍膝一下，便起。
斷愚智上座掩關，示眾。師舉拂子云：「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大眾！梅花香矣，且道智上座掩關又圖個甚麼？」乃放下云：「欲得安然無掛念，不妨垂卻月明簾。」遂封。
師落堂示眾，以拄杖卓一下，云：「道得也被他穿卻鼻孔，道不得也被他穿卻鼻孔。」時有僧問：「道不得穿卻鼻孔時如何？」師云：「痛癢也不知。」進云：「秖如道得，因甚也被他穿卻鼻孔？」師云：「築著磕著。」進云：「未審和尚還免得也無？」師便打，僧禮拜，師云：「錦鱗衝浪去，跛鱉上釣來。」拽拄杖便歸方丈。
師落堂示眾，舉：「香嚴示眾：『若論此事，如人上樹，口啣樹枝，手不攀枝，腳不踏枝。樹下忽有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若答他，未免喪身失命；不答，又違他所問。畢竟如何即得？』時虎頭上座出眾便問：『樹上即不問，未上樹時請和尚道。』巖乃呵呵大笑。」師云：「一人把纜放船，一人看孔著楔，總須喫棒始得。」召大眾云：「秖如山僧恁麼道，還有與古人出氣者麼？」眾無對。師卓拄杖云：「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便起。
師落堂示眾，云：「形骸逐日衰，景物隨時變，未達本來真，難逃生死箭。」乃卓拄杖一下，云：「大眾會麼？如或未會，各須努力，莫作等閒。」便歸方丈。
師落堂示眾，舉：「五祖演禪師因僧問：『一大藏教是個切腳，未審切那個字？』演云：『缽囉嚷。』僧云：『學人秖問一字，因甚卻答許多？』演云：『七字八字。』僧云：『也是慣得其便。』演云：『許多時茶飯，原來也有人知滋味。』」師云：「這僧只解貪程，不覺蹉路；演祖雖善放行，未免隨邪。山僧則不然，有問：『一大藏教是個切腳，未審切那個字？』劈脊便棒。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一僧纔出，師打一棒，云：「漆桶。」便歸方丈。
師落堂示眾，云：「日間圊頭請浴，山僧向他道：『道得即去。』頭擬議，山僧道：『恁麼則不浴也。』行者云：『請和尚脫腳。』山僧便去。大眾！若道行者是，則認奴作郎；若道圊頭不是，又扶強抑弱；若道二人俱是，正是顢頇佛性，儱侗真如；若道二俱不是，且道因甚不從圊頭請，卻依行者去？試定當看。」眾無語。師卓拄杖云：「選佛若無如是眼，為人難破死生關。」喝一喝便起。

師落堂示眾，卓拄杖一下，云：「大眾會麼？佛祖心腸無他，惟以弘法利生為任重耳。若守眼空四海、惟我獨尊底見解，管取喫鐵棒有日在。何故聱？」復卓拄杖，云：「個裡不容人我相，徒擔妄執自欺瞞。」便起。

師落堂示眾，舉：「高峰大師云：『海底泥牛啣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此四句內有一句能殺、能活、能縱、能奪，若檢點得出，一生參學事畢。」問眾云：「且道是那一句？」一僧出眾作轉身勢，師云：「亂做。」一僧禮拜，云：「瞞和尚不得。」師云：「秖瞞得你。」一僧云：「明日打飯供養和尚。」師云：「未夢見在。」一僧云：「識得大蟲原是虎。」師云：「有什麼交涉？」一僧纔禮拜，師劈脊便棒，乃云：「原來總道不得，山僧自道去也。」以拄杖一時打散，歸方丈。

上元示眾。師云：「今宵正是正月半，燈月交輝無畔岸，喚作燈兮月不明，喚作月兮燈不現，當人忽地眼睛穿，天上人間成一片，海底起紅塵，山頭飛白練。更問月落燈息時如何？瞎漢，瞎漢。」卓拄杖便起。

師落堂，舉：「普明鴛湖老人同雪嶠大師上弦夜翫月次，嶠指月問：『那半個在那裡去了？』明良久，云：『會麼？』嶠云：『也只得半個。』明卻問：『那半個在那裡去了？』嶠亦良久，明云：『也只得半個。』嶠乃呵呵大笑。」師云：「塤篪遞奏，互換可觀，還他二老作家，然只好明者一半事。若是那一半事，敢曰未在。大眾！且作麼生是那一半事？」良久，云：「待月落後與你道。」便起。

斷愚智上座啟關，師以杖擊關，云：「入這裡不得，黃鳥枝頭語亂啼。」復擊，云：「出這裡不得，烏龜水底深藏陸。」乃卓拄杖，云：「山僧今日截斷兩頭，打成一片，直得行行自在，法法圓融。然雖如是，且道啟關一句又作麼生？水綠山青無障礙，桃紅李白莫能瞞。」智問：「自入關來事最親，經行坐臥本天真，忽蒙擊碎虛空鎖，躍出金烏萬象新。」師云：「更道看。」智一喝，師云：「也不虛過。」智禮拜，云：「謝和尚證明。」師打，云：「且道是賞你？罰你？」智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遂付囑偈曰：「是心非有法，是法本非心，心法俱空寂，真宗耀古今。」

小參

孝子俞伯元為父文臺居士請對靈小參。僧問：「一靈偃化，四大歸真，如何是薦親一句？」師云：「燈燦香清。」進云：「恁麼則鬧

市叢中親撒手，紅塵堆裡示全身。」師云：「誰是證明？」僧一喝，師便打。士問：「父母未生前在甚麼處？」師便打。進云：「一口氣不來又作麼生？」師亦打。又云：「未審現在時如何？」師復打。士擬進語，師擯退，乃云：「父母未生前，一口氣不來，即今現在事，不用更疑猜。」卓拄杖一下，喝一喝，下座。

蘭亭劉居士為室機化仝子必元請對靈小參。士問：「生死不隔於毫端，古今不離於當念。如何是俞氏孺人脫灑處？」師云：「去住自由。」進云：「金風無別致，過後有餘音。」師云：「讚歎有分。」士一喝歸眾，師云：「放汝三十棒。」

僧問：「黃葉飄空，一真獨露，意旨如何？」師云：「大地難藏。」進云：「莫是他受用處麼？」師云：「全承渠力。」進云：「恁麼則脫卻塵凡超碧漢，出籠老鶴便飛高去也。」師云：「速禮三拜。」僧一喝，師便打，乃云：「塵劫來事即在今日，今日面目普現塵沙，一為無量，無量為一，翠竹黃花，青天白日。會得也，三世諸佛一口吞盡，何處更覓生死？不然，則歷代祖師於十字街頭搥胸大叫，罕遇知音。秖如山僧恁麼舉揚，且道機化孺人還得徹證也無？若得徹證，一任視世等漚華，理家猶唾沫，戒性若冰霜，禪心如鐵石，撒手之時不妨清脫；如其未然……」乃卓拄杖云：「末後一番重指示，人間天上任逍遙。」喝一喝，下座。

孝子俞大成為父紹泉居士請對靈小參。師云：「西風吹落葉，大地舞瓊華，臘盡春將至，歸心何太奢？敢問紹泉俞公昔日修因植福，打坐閱經，今朝一念回光，諸緣頓撇，腳跟下事還得了然也未？若得了然，則寶地舒光潔，金蓮透水香；如或未能……」卓拄杖云：「為君指出通霄路，薦取西方在目前。」復卓一下，下座。

彥卿、慧卿、素卿沈居士薦慈請小參。僧問：「孝子虔誠懇陞座，薦親一句請師宣。」師云：「頓超諸苦趣，快樂永無窮。」進云：「恁麼則八十年來成現事，好看鐵鷂舞三臺。」師云：「知音不礙頻頻舉，達者方知暗裡驚。」僧禮退，師乃云：「秋雲冉冉不離山，落葉蕭蕭豈別還？未達其中端的旨，如何破得死生關？昔有禪者聞羿喪歌郎云：『紅輪必定沉西去，未審亡靈往那方？』孝子哭哀哀，而禪者大悟。秖如今日三位賢郎、闔門貴眷悲音哽咽，慟念慘悽，且道沈氏安人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卓拄杖一下，云：「若也知得，則生時本未嘗生，死亦何曾有死？以娑婆界內為遊戲之場、極樂邦中作安居之地，如紅爐點雪、杲日麗天，行行無礙、處處光輝；如或未然，山僧復為指個落處。」遂舉拂子，云：「一句無私堪薦拔，黃金臺畔藕花香。」下座。

孝子伍文學、伍國良為父鳳林居士請對靈小參。師云：「金風動地促歸人，撇卻家緣復本真，妻子恩深傷話別，彌陀念切喜為鄰。青

桐葉落秋空靜，丹桂香飄玉露新，恐汝臨行猶未了，山僧特為指通津。」乃豎拂子云：「會麼？當陽須薦取，此路坦然平。」下座。
新豐孟嘉高居士為室人王氏請對靈小參。二裴戴居士問：「楓林葉老寒花盡，籬落霜青百草腓，此際幽靈何處去？請師一語答來機。」師彈指，云：「會麼？」進云：「昔日殃崛尊者乃世尊高弟，緣何救不得產難？」師云：「靈丹須是藥王施。」進云：「世尊云：『我於賢聖劫來未嘗殺生。』止此不殺生，緣何遂救得產難？」師云：「切忌錯商量。」進云：「秖如王氏淑人因墮產難，和尚離卻永正，特到新豐，未審將何意旨超拔此難？」師震威一喝。進云：「恁麼則孤鴛不向污池宿，鼓翼高飛太白天，四眾知恩於此日，百千道果自綿綿。」師打一拂，云：「且道是賞？是罰？」士禮拜而退。師乃云：「幻體非堅久，漚花豈耐常？百年同一夢，寧免苦悲傷？」舉拂子，云：「若向者裡明得去處，則金剛身不壞，觸目露真光；如或未然……」以拂子擊香几，云：「一超直入如來地，管教是處蹈蓮邦。」便起。
聖期殳居士為母張氏安人請對靈小參。師云：「玉露飄空宇宙昏，香風拂座雨花新，爐煙寶炬舒毫相，為度亡靈越苦淪。」乃卓拄杖一下，云：「全照安人還會麼？若向這裡會得，五十餘年白璧無瑕非分外，一朝長往金蓮隨處腳邊親；如或未然……」復卓拄杖，云：「六方諸佛在山僧拄杖頭上出廣長舌，為說大解脫法門了也，直得三十三天光搖影寂，一十八獄瓦解冰清。大眾且道：全照安人又畢竟如何？」以拄杖擊香几，云：「頓超諸有趣，立地證無生。」下座。
除夕，小參。僧問：「年窮臘盡時如何？」師云：「梅花遍界新。」進云：「恁麼則大地回春去也。」師云：「明日向汝道。」僧禮退，師乃云：「今夜正當除夕，山僧何可分析？懶烹露地白牛，免見倚他牆壁。雖然節序摧遷，那事從無變易？」驀拈拄杖卓一下，云：「大家各請歸堂，明晨祝聖雲集。」便起。

機緣

書記幻菴呈頌，師云：「別露個消息看。」菴云：「老老大大，話作兩橛。」師拈棒，菴一喝便行，師隨後便打。
祖林上座問：「既是斷橋，因甚得渡斯遠？」師卓拄杖云：「全承渠力。」問：「既是鴛湖，因甚水無二色？」師云：「大地沾恩。」問：「一不成兩，因甚更喚作初？」師云：「無處不稱尊。」

師在興善靜室，斷愚上座參，師云：「你在懺期中還見大悲菩薩麼？」愚云：「在和尚頂門放光了也。」師云：「在老僧頂門與汝有甚交涉？」愚豎拳云：「請和尚證明。」師連打三掌，愚禮拜，師便一踏。

僧參，舉雪峰淘米話未了，師劈頭一棒，云：「殘羹餿飯不勞拈出。」僧罔措，師云：「學語之流直打出。」

沖默上座參，師云：「甚處來？」默云：「新城。」師云：「未發足已前好與一頓。」默拂坐具，師便打。少頃，默呈頌，師接了更索，默云：「和尚將謂別有。」師復打，云：「敗闕不少。」

僧問：「見不能及，如何指示？」師云：「春山青更好，春水綠尤佳。」

行者參方歸，復求開示，師云：「諸方有道不肯學，來共山僧作對頭。」便打出。

侍者在躬求開示，師云：「我口乾，且去打茶來。」躬擬取茶，師劈面便掌，躬禮拜，師云：「見甚麼道理便禮拜？」躬云：「說不出。」師云：「啞卻你口。」

侍者斷愚問：「靈雲曰：『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因甚玄沙卻道敢保老兄未徹在？」師云：「直不藏曲。」愚云：「未審徹底人分上如何受用？」師云：「飢來喫飯，倦即打眠。」

君伯張居士參，舉臨濟度夏因緣問師，師和聲打云：「草賊大敗。」士踴躍禮謝。

僧問：「一切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未審此經從何而出？」師打一棒，云：「從這裡出。」僧禮拜，師復打，云：「你且向這裡入。」

文啟王居士問：「佛法緊要，乞師一言。」師以扇擊桌三下，士沉吟，師云：「若向這裡會得，原不離居士動用中。」士禮謝。

師一日室中舉拂子謂維那沖默云：「不許明中著腳，豈容暗地躲根？截斷兩頭，速道一句。」默便喝，師云：「未在。」默鳴指一下，便禮拜，師擲下拂子，默拈起加額云：「超凡越聖憑渠力，大用臨機報佛恩。」師并付偈曰：「心心本不心，法法原非法，今付無法心，即此是心法。」

僧問：「狹路相逢時如何？」師云：「險。」僧禮拜，師云：「墮。」

僧問：「如何是奇特事？」師云：「波斯牽大象。」僧云：「意旨如何？」師云：「石女夜懷胎。」

僧問：「如何是和尚為人處？」師云：「棒下血淋淋。」僧云：「得恁麼老婆心切？」師云：「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僧參，師拈拄杖，僧喝，師云：「好喝。」僧擬議，師直打出。

憶萱沈居士舉拳問：「古人到這裡，因甚不肯住？」師云：「長安雖好，不是久居。」
僧參，纔展坐具，師便打，僧云：「謝和尚慈悲。」師云：「山僧今日失利。」
二僧參，禮拜畢，師云：「一得一失。」拽拄杖便起。
僧問：「如何是親切受用？」師舉茶盞云：「飯後幾盃茶。」僧云：「恁麼則與眾同分去也。」師云：「山僧不瞌睡。」
三僧參，師云：「那裡來？」一云：「棲真。」師便打，乃顧二僧云：「你兩個道看。」二僧擬對，師各打一棒，云：「同坑無異土。」
尼問：「如何是某甲本來面目？」師云：「一場出醜。」尼禮拜，師云：「眾眼難瞞。」
耿惟上座參，師云：「如何是新年頭最初一句？」惟云：「爆竹聲中後，月落映咸新。」師云：「爭奈落在第二。」惟擬對，師便喝，惟云：「明知和尚大機。」師云：「蒼天，蒼天。」惟禮拜。
僧問：「生從何來？死歸何處？」師拽其耳云：「你道生從何來？死歸何處？」僧擬議，師便推出。
耿惟藏公再參，師云：「諸佛未出世，人人鼻孔撩天。出世後，且道因甚杳無消息？」藏云：「坐斷天下人舌頭。」師云：「未在。」藏復呈頌曰：「塗毒聲前未解聞，藏鋒袖裡得能爭？當陽突出無巴鼻，打失摩醯正眼睛。」師目之，乃休。至晚，師落堂，舉原頌問藏云：「這是有巴鼻底，作麼生是無巴鼻底意旨？」藏一喝，師云：「還別有麼？」藏云：「別有則不堪。」師舉拂子云：「這個又作麼生？」藏云：「嚇殺天下人。」師打一拂子，藏禮拜，師復打一拂，遂付。
士問：「弟子本來，求和尚開示。」師打一掌，云：「莫向老僧邊覓。」
僧問：「如何是一切聲是佛聲？」師云：「樹上鶉鳩鳴。」僧云：「便恁麼會時如何？」師云：「三生六十劫。」
師問僧寓庸：「一夏在堂中如何行履？」庸曰：「著衣喫飯。」師云：「此外更有事麼？」庸曰：「有則辜負和尚。」師云：「若道無，亦辜負老僧。」庸良久，師乃打一拂子。
通濟上座再參，師舉拂子云：「諸佛未出世，祖師不西來，且道還有這個消息也無？」濟便喝，師云：「秖如諸佛已出世，祖師卻西來，又作麼生？」濟云：「度盡群生。」師云：「座主見解。」濟云：「和尚又如何？」師乃震威一喝，濟便禮拜云：「恩大難酬。」師打一拂子，遂付并偈曰：「古風振起欲誰親？須是禪林老實人。教外別傳今付汝，當陽一喝祖燈新。」

僧法雨參，師云：「那裡來？」雨云：「崇德來。」師云：「一向親近甚麼人？」雨云：「天童、報恩、福嚴。」師云：「更有甚麼人？」雨云：「兩眼相對。」師豎拳，云：「向這裡道看。」雨云：「道破即不堪。」師云：「未在。」雨云：「和尚又要重說偈言。」師便打，雨云：「恩大難酬。」師復打，雨云：「恁麼則行洪禮拜去也。」師乃休。

君求孫居士再參，師便打，士禮拜，云：「謝和尚慈悲。」師云：「更道。」士便喝，師復打，云：「日後不得辜負老僧。」

法雨上座再參，師云：「風雨淋漓，遠涉不易，腳跟下還曾打濕也無？」雨震威一喝，師云：「猶帶泥水在。」雨云：「只為和尚老婆心切。」師便打，雨禮拜云：「粉骨碎身未足酬，對眾禮拜謝師恩。」師云：「且喜有人承當。」雨云：「也不為分外。」師遂付，雨九拜，乞改真洪。

杲如證上人再參，師云：「向在甚麼處躲根？」如云：「從來無覆藏。」師云：「如何是你無覆藏底意旨？」如云：「青山綠水，雀噪鴉鳴。」師云：「原是舊時面目在。」如云：「溪山雖異，雲月是同。」師云：「更道看。」如便喝，師打一如意，乃云：「汝久苦心，今欲掩關，老僧以此付汝，直須為法任重。」如頂受禮謝，偈曰：「數載參求事已知，從今正好力行持，他時莫負山僧囑，可作人中獅子兒。」如復頂禮。

僧請益：「日間作得主，夜間如何便總不知？」師云：「若恁麼，日間又何曾作得主來？直須寤寐一如，方能作主。」僧便問：「如何得寤寐一如去？乞和尚指示。」師云：「日逐三餐，夜來一覺。」僧禮拜，師云：「你作麼生會？」僧云：「不會。」師云：「瞌睡漢，去會取不會底好。」

徹行者參，呈偈，師云：「你折得底月中丹桂在甚麼處？」者一喝，師云：「除卻喝道來。」者云：「青山綠水原依舊，明月清風共一家。」師云：「未在，更道看。」者云：「和尚且莫惑亂人。」師厲聲云：「強作主宰，好與三十棒。」者禮拜。

宿之張居士請益正見、邊見，師云：「居士不得妄生分別。」士云：「大都智為正見，識為邊見耶？」師舉茶盞云：「且道是智是識？」士又問，師乃拈二偈示之曰：「二見欲明徹，切忌妄分別，春風遍界新，梅花香透雪。正見與邊見，紅爐飛雪片，苦瓠苦連根，甜瓜甜徹蒂。」士禮謝。

僧舉竹篦子話問師：「觸不得、背不得時如何？」聲未絕，師便打。僧云：「恁麼則學人禮拜去也。」師云：「獅子咬人，韓盧逐塊。」

行實

辛卯年佛成道日，斷愚上座領世卿張居士設普茶，同兩序執事請師行實，師卻之，眾致懇，師云：「古人行腳廣，歷事多，說之則可，予愚鈍無知，何足言也？然諸子再三，不免一番露醜。予乃當湖曹氏子，父號奉松，母姓倪，俱事佛，父拜蓮池大師，因無子，法名廣嗣，母專禮觀音大士。一夜，夢一老僧入房而妊，生于萬曆(乙卯)七月十七日申時也。至六歲從學，遂名觀錫。自幼懶習書史，常喜趺坐，聞生死即悲淚，立志出家，誓不婚配。十歲，乞父教誦《金剛經》，每至通達無我法處有疑。十五歲，因父齋僧，言及參禪能出生死，予即請問。僧云：『那個是你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予轉覺昏蒙，愈加迷悶，日夜體究，時刻不安，少倦則自觸其首，因有血症幾死，乃發願：『若不了悟，永劫不休。』十八歲，父母俱喪，異香滿室，殯葬訖，父友賽養愚家，留住一年，遂住嘉興，別通甫表兄出家，奈兄亦留住。一日，登樓睹蛇，悚然失足，忽覺大地平沉，始悟本來面目，遂述偈云：『本來面目無藏處，大地渾然獨露伊，若也早知燈是火，管教飯熟幾多時。』時普明老人住桐月菴，予即往呈偈，老人云：『那個是你本來面目？』予豎拳，老人云：『死了燒了又作麼生？』予云：『瞞我不得。』老人亦豎拳，予纔擬對，老人打一掌云：『好個瞞我不得。』予從此脫然，復呈偈云：『生前不昧，死後無迷，山青水綠，鵲噪鶯啼。』又：『凡情莫測，聖解難評，木童撫掌，石女吹笙。』老人目之甚喜，指參東塔萬如和尚，茶次，尚云：『聞你做工夫得悟，是否？』予云：『和尚甚處得這消息？』尚便打，予一喝便禮拜，尚復打，予乃同眾皈依，是乙亥年事也。次年，尚侍天童，予往問候，遂參密雲老人，予禮拜，密合掌顧視左右，予珍重便出。時有行者云：『居士路遠而來，老和尚前何得一言不吐？』予云：『耳聾作麼？』遂至寮中禮尚，尚云：『將得什麼來？』予扣桌一下，尚云：『我則不然。』予云：『和尚作麼生？』尚整身云：『何不道秖有真元在？』予禮拜，述偈云：『秖有真元在，扣桌原無外，芥子納須彌，須彌還納芥。』尚笑頷之。予欲披剃不遂，辭歸，其年二十二歲，因桐月老人已赴閩請，即禮弘遠老師落髮。明年，尚天童回，乃住桐月，今如如菴也，予遂往親侍。一日，尚上堂，予出問：『即今陞座則不問，向上一句請師宣。』尚便打，予云：『恁麼則少年一段風流事，秖許佳人獨自知。』尚云：『知的事作麼生？』予一喝，尚復打。又一日，鳳臺陸居士乞尚代古，予偶近前，尚云：『這樣好語被你聽去。』予云：『不食這般茶飯。』尚云：『早已薰著。』予撫掌云：『此是自家的。』尚云：『既是自

家的，又來作麼？』予云：『若不來，怎顯得自家的？』尚乃休。一夜，尚垂問：『未入門時，腳跟下已喫三十棒，未審踏步向前覓個甚麼？』眾下語，尚不契，遂命予下語，予云：『千里特來呈舊面。』又一夜，隨尚步月次，予問：『皓月當空時如何？』尚云：『萬里無雲。』予進云：『青天也須喫棒，又作麼生？』尚云：『爍破虛空。』予禮拜，尚一踏。至方丈，舉：『僧問古德：「皓月當空時如何？」德云：「猶是階下漢。」僧云：「請師接上階。」德云：「月落後來相見。」』問予：『且道月落後又如何相見？』予作舞便出，尚云：『放汝三十棒。』予與尚相契，機緣甚多，沐恩非一，不能備舉。辛巳冬結制，命予侍寮記錄。壬午春，尚亦赴閩請，道過建寧，特進普明拜請老人陞座，予乃隨侍，直至曹山。時途中受濕，又水土不調，遂有脾疾，至秋轉覺困重，不得已，因介菴法兄回禾，辭歸養病，同過建寧，進普明拜別老人。誰料老人力款過冬，即命予為不理務侍者，每言法門中事，便乃哽咽。一日，老人示疾，喚予入方丈云：『我心裡不安，你還得太平也未？』予云：『蒼天，蒼天。』老人亦云：『蒼天，蒼天。』予拍膝一下便出。又一日，予禮拜起，老人舉拳云：『道一句看。』予便掌，老人亦掌云：『(且道)你一掌我一掌甚麼意旨？』予云：『請和尚珍重。』老人乃休，予一喝便歸侍寮。老人病劇，一日索予二人末稍意頌，予呈偈曰：『萬仞崖頭撒手時，千差迴絕一毫絲，瞎驢滅卻非虛語，遞代兒孫赤體支。』老人閱之深喜，予二人擬出，老人云：『兩個瞎驢向什麼處去？』予便珍重而出。又一日，老人喚至榻前，痛淚法門中事、慧命懸絲之切，乃述從上佛祖血脈以大事命任，予實愧病軀難堪重荷，老人再四勉勵，固辭不允，即出源流等件，乃集眾舉拂謂予曰：『昔日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今日老僧舉拂，汝作麼生？』予便喝，老人曰：『諸佛未出世輝天洞地，出世後耀古騰今，又且如何？』予以袖拂一拂便禮拜，老人遂擲下拂子，并書法偈授予曰：『沿流一段事，竟無頭與尾，付與獅子兒，哮吼滿大地。』乃同介兄一時付囑，是壬午冬予二十八歲也。時雲峰法兄監院，未幾老人圓寂，予同二兄理後事畢，至春乃同介兄出山，至武林謁石雨和尚於寶壽，乞撰老人語錄序，盤桓數日即歸禾中，欲尋老人業地於新豐古剎，值鹽倉社菴宜生禪德并啟雲湯居士等殷留掛笠未果，遂應濮鎮黃菴主人、普聞上座并檀越眾信恭請，禁足一年。是冬謁雪嶠大師於東塔，人事畢，嶠問云：『你是那個？』予云：『老老大大，何得忘卻？』嶠云：『什麼處見老僧來？』予顧侍者曰：『快來禮拜大師。』時知客云：『是玄微和尚法嗣。』予云：『錯。』嶠云：『怪得恁麼利口。』予云：『錯！錯！』嶠乃大笑，命茶敘話畢，遂辭歸。甲申春，又

蒙興善禪堂馥生老師并本房白生法屬致書堅請住靜五載，故得先師齒塔，乃同介兄建於室中，遂有裕菴蔡公捐資，予乃編刻老人全錄，并住徑山常住掃無幻祖塔，幾蒙右雨和尚過訪稱重。一日至室中，偶見桌上予頌臨濟祖囑三聖偈，末句云：『吹毛用了急須磨，鶻眼龍睛不奈何，纔著襴衫穿市過，卻來茅舍唱村歌。』雨閱之喜甚，乃曰：『此乃濟宗要旨，老僧期中亦嘗舉此問僧，尠有知其意者。如此頌出，可謂親見滹沱矣。』於戊子秋受紳衿眾檀護請住永正禪院，予自慚荒陋，有負先師素願，不私粒米接待方來，不蓄分文滋培禪侶，為終老之行。不料去冬有個盲龜恰值木孔，誠出意外，今因病困不能痊愈，遂將院事托之作個無事人也。此等說話，明眼人前皆為寐語，秖因斷愚上座同張居士及大眾等逼予敗闕如此，雖然精金不復重為礦，病眼能無空裡花？久立。」眾禮謝而退。

一初元禪師語錄卷下

嗣法門人　真開　真智　等編

頌古

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

人間天上更無雙，何必喃喃為舉揚？惹得雲門施毒手，至今無處著慚惶。

世尊靈山會上拈起一花，顧視大眾。時百萬人天盡皆罔措，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迦葉。」

一花拈起露真風，金色頭陀正眼通，若謂靈山親囑付，生身陷入鐵圍中。

《般若經》：「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

打破重關脫蓋纏，日輪杲杲耀中天，數聲清磬是非外，一個閒人宇宙間。

世尊因耆婆善別音響，至一塚間，見五髑髏，乃敲一問婆：「此生何處？」曰：「此生人道。」又敲一曰：「此生何處？」曰：「此生天道。」又別敲一曰：「此生何處？」婆罔知生處。

堪笑耆婆口易開，髑髏敲著便胡猜，秖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

《華嚴》云：「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

一念觀來絕萬緣，去來蹤跡悉皆蠲，超然獨脫無依倚，拍手呵呵唱嚕嘍。

世尊因外道問云：「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據坐，外道讚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作禮而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世尊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

不問無言與有言，當機覿面不相瞞，虛空擊落須彌碎，鞭影由來強指南。

文殊菩薩令善財採藥，云：「是藥者，採將來。」善財遍採，無不是藥，卻來白云：「無不是藥者。」殊云：「是藥

者，採將來。」善財拈一枝草度與文殊，殊接得，示眾云：「此藥能殺人，亦能活人。」

拈起當陽為眾宣，謾將藥性錯流傳，要知殺活憑誰力？好看文殊未舉前。

文殊菩薩忽起佛見、法見，被世尊威神攝向二鐵圍山。

一念纔生陷鐵圍，黑漫漫地日光輝，佛威神力難藏隱，裂破須彌面目巍。

普眼菩薩欲見普賢，乃至入定遍觀亦不得見。世尊云：「汝於靜三昧中起一念，即見普賢。」於是普眼菩薩纔起一念，便見普賢菩薩住於空中。

竿頭纔進步，遍界全身露。正覓普賢時，被渠親勘破。不勘破，空裡盤旋八角磨。

六祖大師因僧問：「黃梅意旨甚麼人得？」祖曰：「會佛法人得。」曰：「和尚還得否？」祖曰：「我不會佛法。」

佛法從來我不會，黃梅意旨謾疑猜，堪憐無限參玄客，摘葉尋枝空去來。

馬祖一禪師，一夕，西堂、百丈、南泉隨侍翫月次，師問：「正恁麼時如何？」堂曰：「正好供養。」丈曰：「正好修行。」泉拂袖便行。師曰：「經入藏，禪歸海，惟有普願獨超物外。」

指出冰輪驗克家，三三兩兩各堪誇，清光本自輝天地，卻被浮雲又暫遮。

南陽忠國師因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通。」帝命師驗之。藏纔見，便禮拜，立於右。師問曰：「汝得他心通那？」藏曰：「不敢。」師曰：「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卻去西川看競渡？」良久，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卻在天津橋上看弄胡孫？」良久，復問：「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麼處？」藏罔測。師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甚麼處？」藏無對。

纖毫未發意難窮，一念纔興物可通，末後國師何處去，黃鶯啼在綠陰中。

馬祖一禪師因僧問：「如何是佛？」師云：「即心即佛。」又僧問：「如何是佛？」師云：「非心非佛。」

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眼裡有筋，舌頭無骨。夜深明月逼天寒，遠看青山高突兀。

百丈海禪師因上堂，有一老人隨眾聽法，眾俱退，唯老人不去。師問其故，老人曰：「某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

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對曰：『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師曰：「汝問。」老人遂問，師曰：「不昧因果。」老人大悟，脫野狐身。

不落因果，不昧因果，具眼衲僧，切忌莽鹵。不莽鹵，蟭螟吞卻嘉州虎。

南泉願禪師因陸亙大夫曰：「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師指庭前牡丹花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

我於天地本同生，莫謂皆從造化成，見徹根源空夢眼，庭前依舊數枝橫。

苕溪行禪師嘗曰：「吾有大病，非世所醫。」後僧問曹山：「古人道：『吾有大病，非世所醫。』未審是甚麼病？」山曰：「攢簇不得底病。」曰：「一切眾生還有此病也無？」山曰：「人人盡有。」曰：「和尚還有此病也無？」山曰：「正覓起處不得。」曰：「一切眾生為甚麼不病？」山曰：「一切眾生若病，即非眾生。」曰：「未審諸佛還有此病也無？」山曰：「有。」曰：「既有，為甚麼不病？」山曰：「為伊惺惺。」

大病由來非所醫，金鍼不入藥難施，覓他起處渾無有，拼取通身爛骨皮。

臨濟玄禪師上堂：「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在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下禪床把住曰：「道！道！」其僧擬議，師托開云：「無位真人是甚麼乾屎橛？」

無位真人赤肉團，倚天長劍逼人寒，休將管見分高下，眨上眉毛早被瞞。

禾山殷禪師因僧問：「承聞和尚有言：『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鄰。過此二者，謂之真過。』如何是真過？」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真諦？」師曰：「禾山解打鼓。」問：「即心即佛則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禾山解打鼓。」

豁開金殿鎖，利劍當陽舞，木馬逐飛龍，泥牛趁石虎。

龍濟修禪師示眾：「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同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此語具一理二義，若人辨得，不妨於佛法中有個入處；若辨不得，莫道不疑好。

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

汾陽昭禪師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絹扇子足風涼。」

祖師西來無別意，青絹扇子足風涼，於斯會得親傳旨，烜赫真燈遍界彰。

殃崛尊者因持缽至一長者家，正值產難，者曰：「瞿曇弟子！汝為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崛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當去問佛，卻來相報。」遽返白佛，具陳上事。佛告曰：「汝速去說，我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往告，其婦得聞，當時分娩。

丹桂枝頭月正盈，盲人猶向暗中行，金鎞一舉雙眸豁，姐姐生兒是外甥。

般若多羅尊者因赴東印土國王齋次，王問：「諸大德盡轉經，師何不轉？」者曰：「貧道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眾緣，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

月如是冷，日如是熱，但能奉持，不在演說。

六祖大師因二僧對論風幡不已，祖曰：「風幡非動，動自心耳。」印宗聞語，集眾請開東山法門。

不是風幡不是心，木童鼓掌笑欣欣，黃梅法道從茲啟，五葉花開耀古今。

六祖大師示眾：「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麼？」神會出眾曰：「是諸法之本源，神會之佛性。」

橫將玉笛逆風吹，不犯宮商調自奇，最惜能邀仙子曲，被人喚作鷓鴣辭。

福州烏石靈觀禪師引麵次，有僧來參，師引麵示之，僧便去。至晚，問：「小師今日新到在麼？」曰：「當時便去也。」師曰：「是即是，秖得一橛。」

乍把碧眸輕一盼，佳人惹亂笑盈腮，高情固自十分好，欲得詩成須再來。

洪州鳳棲同安常察禪師，因僧問：「如何是天人師？」師曰：「頭上角未全，身上毛不出。」曰：「如何是頭上角未全？」師曰：「不擎戴。」曰：「如何是身上毛不出？」師曰：「寸絲不挂。」

自來玉殿嫺安眠，紫陌何心肯著鞭？遍八荒人無敢識，卻從他喚地行仙。

杭州淨慈斷橋倫祖，參無準和尚。準以狗子因何有業識，令下語。凡三十轉，皆不契。祖曰：「可無方便乎？」準乃舉真淨頌曰：「言有業識在，誰云意不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示之。祖悚然良久，忽聞板聲，大悟。

頂門一擊汗如油，捉敗當年老趙州，自是黃河連底濁，一番驟雨一番愁。

台州瑞巖方山寶禪師，因無見參便打。見一日作務次，豁然大悟，遂呈偈曰：「選佛甲科喜莫量，大千沙界一禪床；嗔拳痛棒知多少，今日恩忘怨亦忘。」山以偈印之。

纔躍龍門遭點額，卻於平地忽翻騰，興雲布雨乾坤黑，留得腥風亙古弘。

繡州天寧法舟道濟禪師。因五臺陸公問：「畫前元有易否？」師曰：「若無，將什麼畫？」曰：「畫後如何？」師曰：「元無一畫。」曰：「現有六十四卦，何得言無？」師曰：「居士莫著文字好。」曰：「請師離文字發一爻看。」師召五臺，臺應諾，師曰：「者一爻從何處起？」

羲王殿上話庖氏，夫子庭前毀仲尼，共住都因不相識，卻教腦後擊金椎。

徑山無幻沖和尚，僧問：「如何是提婆宗？」幻曰：「一字不著劃。」曰：「某甲不問者個。」幻曰：「圓相不著圈。」

鐵牛奔海底，石虎嘯山巔，可嘆刻舟漢，錯過髑髏前。

無幻和尚燒火次，僧問：「如何是自性天真佛？」幻曰：「與我搬取一束柴。」僧搬柴了，又理前問，幻曰：「者奴子好惡也不知。」便打。

積代簪纓自不知，甘居貧賤枉驅馳。祖翁覿面親分付，怎奈狂兒未展眉。若展眉，斯恩方解報洪慈。

興善南明廣和尚，時徑山看雪次，因侍僧曰：「滿山都是雪。」南曰：「隨聲逐色漢。」僧曰：「乞師離聲色道一句。」南曰：「滿山都是雪。」

拯於水火，不假餘力，興善老翁，眼橫鼻直。

普明鴛湖老人同雪嶠大師上弦夜翫月次，嶠指月問：「那半個在那裡去了？」明良久曰：「會麼？」嶠曰：「也秖得半個。」明(卻問)：「那半個在那裡去了？」嶠亦良久，明曰：「也秖得半個。」嶠乃呵呵大笑。

那半個，堪勦絕，彼此作家猶未歇。大笑呵呵忽轉眸，廓徹圓明無欠缺。普明老，萬古清輝恒皎皎。咄！

石雨和尚示眾，舉鴛湖老人拈瑞巖喚主人公案曰：「白日青天作夢，夢中頻喚主人，直饒惺惺喏喏，也是無主孤魂。」乃曰：「瑞巖是了手底人，為甚他道是無主孤魂？不知瑞巖過在什麼處？」眾下語不契，復曰：「莫道無人激發好。」

無主孤魂絕比倫，作家舉示覓知音，虛空逼塞乾坤窄，幾個男兒眼有筋。

普明老人陞座，僧問：「如何是古佛心？」明便打。僧曰：「如何是學人心？」明曰：「欲攫游龍，螾蜓已上。」僧曰：「畢竟作麼生？」明復打。

纔問尊慈劈脊揮，恩深似海未知歸，螾蜓空逐游龍舞，霹靂重施碎鐵圍。

像贊

題文殊大士像

三處安居，此中渾不改；百城煙水，洪願獨偏多。輔覺王正法，尊為上首；對諸天妙義，辨若懸河。執如意兮，慈悲普濟；乘獅子兮，威德無過。娑羅樹下原非別，巖石堆頭便是他。咄！

題飛來大士像(摩雲周居士請)

實相無形洞九垓，是身何處卻飛來，要知此老真消息，莫向林間問善財。

普明老和尚真贊

德重泰山，行嘉連璧，慧若深淵，言同杲日。傳臨濟正宗，弘斷橋嫡脈。拈塵拂魔外潛蹤，豎白棒人天罔測。直饒佛祖到來，便與當頭劈脊。且道個是阿誰？普明堂上本師鴛老和尚。咄！咄！

自贊(沖默開上座請)

古拂橫拈，禪床兀坐，直指當機，迥無回互。為佛祖親傳，動天魔恐怖，沖公須把法門撐，是聖是凡休放過。

又(東溪信監院請)

認是山僧未見余，謂渠非我還不識，默拈塵尾許誰知？惟有斷公親侍側。

又(斷愚智上座請)

咄哉這禿漢，魯鈍誰倫匹。廓佛祖真宗，碎二乘羈桎。拈塵拂直示無私，坐曲彔豈談餘術。斬釘截鐵時，掣電奔雷。合水和泥時，光風化日。更有向上事，五眼覷莫及。石女撞金鐘，木童吹觱栗。他年或問意如何，千手大悲難指出。

又(通濟行上座請)

這漢別無伎倆，問著劈頭便棒，惟憑直指單傳，掃蕩聖凡情妄。機如掣電底，到此瓦解冰消；辯若懸河者，管取魂驚膽喪。權開一線示當陽，古拂橫拈秋月上。

又(杲如證上人請)

眼目精明，胸襟豁達，指出根源，掃除葛怛。接初機一片慈悲，煆老參十分惡辣，秖要人人徹骨惺，為拈白棒當頭撻。

又(無隱傑監院請)

老漢為人心膽赤，正令全提離語默。一條白棒驀頭揮，外道天魔俱殞跡。傑監院，須委悉，遍界清風無隱匿。咄！

題別駕牧公項居士像

德超勳貴，行壓張王，手拈塵拂，力挽頹綱。傳臨濟正宗兮明如杲日，賡蠡湖曲調兮聲徹諸方。牧法姪，勿囊藏，搭起袈裟鐵脊梁，從教嫩桂永昌昌。

題王鎮颺卿李文學行樂

君子之操，德人之風。惟吾居士，樂在其中。長松之下無餘物，掀髯一笑古今空。

題實心茂禪人母像

克念修持，一串數珠常不失；堅心慕道，半生孤潔豈無因。淨瓶中現相，休教貪著；香几上排經，未可參尋。咦！他年欲報劬勞德，問取虛空始出塵。

題香意菴珠林禪人像

數珠拈起更無餘，二六時中任卷舒，自性彌陀須念徹，不勞向外覓芙蕖。

題宿之張星士行樂

蒼松之下，巖石之間，嗒焉而坐，清景悠然。體三教無遺兮胸藏星斗，運五行有據兮理合坤乾。太極未分何面目，不妨是處可精研。

題大通禪人像

拈榔栗，坐曲木，須知曾受靈山囑，半生孤潔等冰霜，數載參尋苦撈摝，一自老僧打破顱，省得從前親面目。咦！淹殺誰人蘧蒢中？卻來索我舊家風。

詩偈

掃徑山無幻祖塔

雙徑峰頭老古錐，高提祖印語如雷，誰知粉骨酬恩處，少室風規遍九垓。

興善重建本師鴛老和尚塔

當陽顯示已分明，徹底提持復更呈，閩浙隨宜均法化，溪山在處總幽清。拈花嫡脈傳今古，奕世真燈繼弟兄，踞地凌空從仰望，巍然千古鎮家聲。

秋夜感龍池萬如和尚

拜別慈顏已數秋，因思法海沐恩湫，昔年今夕渾無異，滿目清光觸處周。

挽龍門石雨和尚

千古德音明歷歷，一堂風冷夜澄澄，天龍悽切誰依怙，雲水飄零孰準憑。

普明別衡石法兄歸禾

聚首今宵話別離，未知何日又相期？祖庭要賴兄撐主，病骨須還養靜宜。檇李佇聞獅子吼，雲峰坐振法王儀，他時若也重攜手，有愧先師鼎囑辭。

興善同馥生大師看溪蓮

流金爍石莫堪當，古院深林境自涼，幾度花開千佛面，一回風動滿溪香。天光常與波光寂，蓮影初同日影揚，疑是願王垂念切，娑婆界內示西方。

興善示白生開法屬病中

生來死去在其中，夢眼空花孰異同，無相圓光超日月，倚天長劍絕羅籠。

室中四威儀

行兮踏斷毘盧頂，住也撐開碧落天，坐去鐵山俱粉碎，臥來心月正孤圓。

赴永正舟次簡別金明介菴法兄

擲杖扁舟故土來，腳跟不動半纖埃，千林落葉隨風舞，一派清溪遶處開。斗笠欲懸峰頂月，雁聲已破水中苔，推篷遠思誰相委？杲日當天耀九垓。

和天封佛慈禪師蜜蜂頌五首

通天活計出林時，直取花心去又歸，鬧裡稱尊堪足異，風光趁盡任遊飛。

浩蕩乾坤豈有涯，生機安肯墮私衙，探香奪蕊渾無礙，贏得兒孫總作家。
翻然脫卻舊窠時，徹體風流絕即離，猶憶昔年行履處，仍留餘味潤枯脾。
花開正值好風光，個個紛飛各自忙，怪道天生真有義，不分彼此肯擔當。
已出桐來又入桐，青山綠水總皆通，個中蜜意深深得，箚落枝頭滿地紅。

贈幻菴靖上座住廣福

數載相將步草堂，幾番道話竟斜陽，憐君抱病緣難赴，奈爾隨宜德愈香。時節既臨應莫挽，寒暄已久詎能忘，遙聞揭露棲真日，不負山僧榻座傍。

示斷愚智監院

嚴持戒律若冰霜，竭盡忠心輔祖綱，三大劫前親面目，四威儀內絕遮藏。

酬司業埽菴譚居士

不忘靈鷲囑，特現宰官身，聲重皇家石，文洪佛國珍。煙霞藏錦繡，道義遠風塵，願力由堅固，施為總德津。

懷司農秋岳曹居士過訪不晤

自愧疏愚極，奚當道蔭深，德容懷未睹，台旆屈高臨。佛日開雲嶂，仁風被麓林，何時能把臂，共話祖師心。

答文學宗銘張居士來韻

的的機先能洞徹，堂堂日用即真如，五車三藏原非異，山色谿聲與道符。
幾蒙瑤翰扣真空，獨愧樗材繼古風，道義每懷煙水外，疏愚應笑寂寥中。

贈司理子錫鍾居士陞任

偶適東林去，高軒忽枉臨，荒藍泉石耀，草野德風淳。飛鳳鳴金闕，騰蛟徹海濱，生民何所幸，華蔭展陽春。

文學子康鄭居士同孝廉近修朱居士延至秋亭一敘

事親樂道在其中，兀坐時聞萬籟從，更喜知音拈雅句，清風明月興悠濃。

答刺史子蜚鍾居士

接見無他語，惟勤道義心，毫揮金璧晃，文湧翰花森。曾受靈山囑，因蒙聖主欽，真風應不墜，法苑作甘霖。

祝金明介菴法元五秩

知命弘真旨，群情喜氣生，性天心月朗，法海慧波盈。杖卓喬松秀，香焚古柏清，籌聲添瑞慶，南極詠長庚。

病中即事

天寒何至極，驚我欲歸心，金像難瞻禮，胡龕擁毳衾。餌湯調痼疾，風雪度殘林，翻憶古今事，跏趺嗟復吟。

邑候開一仲居士陞任作別以偈贈之

此行非小慶，黎庶悉蒙恩，春景輝遐道，和風布遠坤。政施洪德澤，筆落重瑤琨，祿位高遷日，禪心再與論。

師病起，謝沈慧卿、劉豸生、王伯仁、周晉生眾居士

龜毛拂子喜重拈，再話三生莫大緣，尚德施仁天性廣，輕財慕道佛心全。
經年負病已將危，今日何期復杖藜，堪羨杏林深處士，卻教枯木轉新枝。
世上都稱英俊好，諸君偏愛野僧愚，若非道契形骸外，爭得常年一日如。

贈素弘法姪(住蘭若)

車溪滾滾濟源長，蠡水滔滔蘭若香，坐斷西河獅子吼，驚翻華嶽出群揚。

王鎮文學李颺卿、褚瀔為二居士再過，談及五柳先生訪東林遠公話，以偈贈之

鐘聲纔擊便知音，不假重拈意自親，堪羨二公追往事，功名一視等浮雲。

示桐邑眾法屬

一自老僧陞座後，發揚昔所未曾聞，慇懃說與諸禪士，莫負靈山萬古薰。

贈文學子先羅居士

英才既爾徹離微，德行猶能顯大機，莫是昔年楊李輩，翻身振起蠡湖徽。

示裕菴蔡居士病中

欲識病從何處起，桃花初放柳舒煙，直須於此知端的，即是人間解脫仙。

贈別駕牧公項居士

百華叢裡顯真操，贏得袈裟勝錦袍，法道於今忻有賴，直教濟水愈波濤。

示竺隱檀越完初羽生民開屠居士

彌陀一句莫教忘，覿體全彰大願王，心眼豁開親得見，樂邦端不在西方。
自性彌陀日現前，不須向外覓金仙，抬眸覿露慈尊面，舉步掀開白玉蓮。
一句彌陀念不休，七重欄楯待君遊，黃金相好三秋潔，白藕花香四色優。

贈鎮臺澹菴項居士過訪

荒徑淒涼久，何期遠駕來，英才文武備，風韻古今該。煮茗談心要，停旌破蘚苔，桂香噴玉液，清節迥奇哉。

示無能傑侍者

日用頭頭休蹉過，急須著眼看如何，忽然囫地知端的，始信工夫不用多。

示潤山潘居士尊堂西歸

四大非真際，百年是夢鄉，虛空親打破，遍界莫能藏。

贈敬畏菴日明耆宿

我祖家風須克振，諸賢端不類尋常，最忻老衲尤精厲，時展蓮經白藕香。

住靈源菴普聞上座乞書示眾

高提慧劍破關津，莫把虛空妄指陳，生死海枯休認著，涅槃城倒漫疏親。拈椎豎拂通身垢，說妙談玄滿面塵，試問方來明眼士，個中操履復何伸？

贈鎮臺聖芝吳居士

忠心報國破圍城，功建何能隱大名，金鏃拈時龍虎遯，旌旗動處鬼神驚。從茲海外蠲侵擾，自此山間賀太平，佛日光揚忻有賴，不妨常佩舜君榮。

辭永正檀護文學陳哲人、張行可居士等

景堂謝別眾檀容，拽杖篷居秋正濃，露滴喬松弘祖道，香飄庭桂示真宗。論心常佩金湯切，報德何須語脈重？幸是知音能委悉，歷然底事若洪鐘。

贈西座夢堂法姪

一別荒廬十七年，宗風喜得播遐天，春林滿目如鋪錦，幾處紅花間綠煙。

示玉泉俞居士西歸

性直為神未可休，心開作佛始堪優，頂門慧日輝三界，觸處光明絕暗幽。

和斷愚智公掩關韻

巾瓶不倦喜忘春，危險親徵義更深，惡棒痛敲因徹骨，玄言聖誨要知音。幾臨禪剎憑君輔，每患沉痾賴爾任，有問關中何所事，直須拈出祖師心。

懷通甫倪居士

我孃汝父本同根，爾白余緇豈別論？見徹祖翁親嫡處，方知粉骨未酬恩。

贈素穎法姪

斷橋活水流無盡，濟北光風喜正濃，老病已當歸舊隱，惟須吾姪振先宗。

示東溪檀越敬泉沈居士

鳶飛魚躍露根源，豈假薰修向外援，會得微塵含法界，方知大地一毫端。

贈朗輝月上人

月朗星稀夜，光清古木輝，好看煙靄裡，隱隱釣魚磯。

示承宇華宇蔣居士

藥王昆季孰同儔，百草頭邊春正優，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贈主峰法姪

龍淵新法席，雲衲越尋常，大碗傳芳美，清風拔萃香。林樓增秀彩，庭砌復輝煌，蠡水家聲振，滹沱血脈長。

答文學宗銘張居士來韻

樗材應命別秦坵，愧忝名藍二十秋，皓首盤桓遵古道，丹心衛護越常流。玄文字字晴光麗，雅句言言義趣綢，更問檀翁親切處，百年之後確何遊。

懷養愚賽居士喬梓

披緇未遂念逢迎，脫白年深憶故情，先我去兮何所慰，惟公廓爾證圓明。

春日斷愚智公關中

關中行履不尋常，豈似虛消信施糧，時翫琅函忘歲月，恒遊覺苑動風光。添香續燄開心印，打坐援毫覲法王，一段真機誠莫掩，庭前梅萼正芬芳。

示嶺梅潔上座

重巒挺出有奇馨，破雪先春潔更清，佛祖門風休自屈，好生珍重待時行。

示身雲遍上人

身雲不似等閒雲，坐臥經行迥出群，祖德師恩應莫負，須教遍界盡氤氳。

示華宇何居士病中

三業當清淨，諸緣莫繫留，起居須自在，生死貴優游。

答宿之張居士來韻

攜杖蓬居隱瘦容，忽瞻瑤翰興猶濃，秋空寂寞孤玄鑒，草徑荒涼愧吾宗。且喜金湯當鼎盛，更忻法道若雲重，君能弗謂頭陀僻，來共村齋扣曉鐘。

示了真禪士

克志尋師效古行，豈堪放逸墮風塵，庭前柏樹親參透，遍界全彰淨法身。

示少泉王居士

山青水綠迥無涯，李白桃紅絕覆遮，但得眼光親透徹，自然捏目不生花。

贈文節法師塔成

桂花叢裡塔心圓，列剎欣崇萬姓瞻，妙利莫窮悲願溥，玄音永振福基全。重舒多寶金毫相，再展真如淨法筵，直使天香無盡繞，巍巍千古慧燈懸。

示君甫王居士

時中莫被世緣牽，好把精神猛力研，透得未生前面目，須彌山頂浪滔天。

悼蘭亭劉居士

齋筵剛話別，俄頃便歸西，德術流芳遠，晨修望古齊。千金誠莫挽，九品定應躋，翻憶盤桓久，寧教不爾悽。

挽興善馥生大師

秦溪巨木何摧折，法苑耆尊更有誰？蓮社重興悲利廣，福城再振水雲隨。鐘聲驚咽巍龕影，寶閣欽留獨照規，幸爾寂光常不滅，高流滿座獻香儀。

示道圓純禪人

參叩有年，戒行俱全，方袍圓頂。汝輩中賢莫自甘，休去竿頭好進前。咄！

示修如證上人

修行發大智，真理勿他求，證得如斯旨，工夫始到頭。

示曇海慧法孫

優曇華發非庸易，海闊山高豈不聞？珍重我孫須保任，養成頭角好興雲。

示香海俊法孫

百億須彌香水海，毫端拈出用無窮，汝師領得山儂旨，故我慇懃囑爾躬。

示聞有乘行者

鶻臭布衫須脫卻，那容更掛本來衣，直饒赤體無藏處，朝打三千暮百揮。

示瑞嚴信行者

打罵莫將打罵會，知恩方有報恩時，能明試玉須經火，始見求珠不離泥。

示可先純行者

自小從余二十餘，閒忙喜怒總皆如，可先必要機純一，努力研窮莫落虛。

示本源孝行者

二六時中須猛省，莫教蹉過本天真，豁開夢眼知端的，大地拈來不是塵。

募燈油

一點靈光亙不磨，何須特地告檀那？秖緣親續如來命，要使人間福慧多。

募鹽醬

百味烹調此最先，一匙沾著眾皆全，傾囊莫論貧和富，植福當觀聖與賢。牛祖家風慚我展，馬師公案叩君圓，就中端的誰能委，除是知音孰可肩。

行缽

絕糧無別計，持缽叩檀那，但得慳囊破，何愁雲水多。

勸修淨業

一句彌陀念不休，千賢同駕白蓮舟，廓清五蘊空三際，頓破無明斷欲流。歷劫恩親均得度，多生怨業總皆酬，有緣善士當精進，須信光陰去莫留。

勸戒殺放生

莫耽滋味縱貪饕，可慟分形與活燒，衣錦穿綾修德致，披毛帶甲習因招。三緣未斷冤難釋，一念纔空業頓消，好把羅籠俱踢破，飛潛隨類得逍遙。

看月口占

冰輪皎潔照無疆，徹體光明遍界彰，萬象森羅藏不得，迥然獨耀在當陽。

書方丈內外二聯成偈

機先須領略，棒下莫沉吟，更擬求玄旨，知君負我心。五車談不盡，一句示無餘，海底飛金鳳，山頭躍鯉魚。

神用

娑婆遊戲坐金蓮，極樂安居赴別天，縱目全身該法界，回機赤體示真圓。

感慨

我於個中得深契，了得個中無別義，阿誰不是個中人，如何不會個中意。

有感

群恩眾德復何酬？克己惟憑努力修，拈出法王尊勝寶，從教沙界一時周。

源流

師師共證，祖祖相傳，西天此土，總在其間。

拂子

揮舉當機處，拈提日用中，人天欽法令，佛祖繼宗風。

拄杖

堂堂無向背，赫赫絕支離，打破狐狼窟，掀翻佛祖基。

如意

縱橫自在，與奪隨宜，衲僧杷鼻，古佛箴規。

數珠

顆顆金仙現，頭頭淨土彰，當人拈弄處，撲鼻藕花香。

飲瓢

饑來乞飯，渴則取泉，衲僧活計，檀信福田。

蒲團

放下金烏墜，懸高玉兔昇，七枚空夢眼，六載悟明星。

茫鞋

歷遍山川路，仍歸選佛場，踏翻香水海，踢出法中王。

火爆

不獨驚迷，亦能醒悟，打破虛空，分身剎土。

雜著

掛鐘板。師拈拄杖云：「佛祖綱維，禪林柱石，號令人天，發揚準的。懸起也，千聖無違；擊著也，萬緣頓息。破生死重關，須獲其功；斷衲子命根，全承渠力。且道驗在於何？」遂擊鐘板云：「急急如令敕。」
掛雲板。師以拄杖指板，云：「列聖洪規，雲廚號令，勿亂其常，毋違其正，徹耳根之圓通，續千古之慧命。」遂擊板，云：「諦聽，諦聽。」

送本師普明鴛老和尚靈骨至興善入塔

師舉香，云：「昔日先師從此出，今日先師從此入。大眾！既從此出，又從此入，且道收因結果一句又作麼生？」插香，云：「會麼？浮雲摧散太虛空，閃爍乾坤輝杲日。」喝一喝，遂展拜。

供龍池萬如和尚

師拈香云：「歷年親炙，數載蒙恩，無餘可報，一炷香清。大眾！且道龍池和尚在麼？」震威一喝，遂插香展拜。

規約引

夫戒珠朗耀，心月孤圓，則祖庭輝不夜之光，巨室破有生之暗，如是行持，方名曇裔。苟或僧儀未整，梵德尚虧，豈惟精修乏纖細之功？抑且舉措多粗浮之咎。斯乃親師靡益，檀信奚酬？觀行察言，詎無慚於後學？捫心摩頂，得弗愧乎前賢？故先哲垂慈，建立洪

範，而狂象以鉤，埜猿被索，使人返本還源，免彼迷途認影。由是叢林遵守，海眾當勤，若犯清規，必依古訓。慎之！慎之！

示慧空三禪人

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門云：「體落金風。」前有人問山僧：「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僧答他：「黃菊綻東籬。」若向雲門語下徹去，寒毛卓豎；能於山僧道處脫然，大地難藏。然雖如是，要見雲門則易，要見山僧則難。莫是古人不及今人麼？莫是山僧超越古人麼？若作如此見解，不惟辜負山僧，亦乃深屈古人。畢竟如何？立堅固志，發勇猛心，但看那個是我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二六時中，四威儀內，孜孜參究，刻刻提撕，寒暑無移，朝夕不怠，勿拘時候，以悟為期。苟能如是用心，何愁大事不辦哉？慧空、慧本、慧明三禪人臨別出紙乞示，以為時中警策，因書數語勉之。

示孟候陳善人

奉華嚴，要知諸大士落處，更須知自己本命元辰落處，視生死如夢幻，方能不被離朱契詬瞞卻也。咄咄！

文學祐人朱居士為室徐氏淑人臨終請開示

師因徐氏素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確有正信，即名正信。為其懺悔，令受三皈。乃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遂豎拂子云：「其理彰矣。徐氏淑人，汝還知麼？此正是汝萬緣放下，一念頓超底時節。直須薦取，更勿狐疑。所以經云：『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聽取一偈：西方不用他方覓，淨土何須別土求？立地頓空生死相，大千沙界一毫頭。」拂一拂便起。士禮謝，徐氏遂歡然而逝。

文學見明陳居士尊堂全緣安人臨危請開示

師舉數珠云：「老安人還見麼？此是諸佛本源，眾生自性，人人本具，個個不無底。若向這裡擔荷得去，全體是汝本來面目，直下是汝逍遙之境。於此了了無疑，即是明心見性，立地成佛。然後回觀世間生滅去來之相，猶如夢幻，了不可得。故經云：『妙性圓明，離諸名相。』」遂擊數珠云：「直須諦信，可保無虞。」遂起。

明陽劉居士為室圓恒李氏安人臨終請開示

師拈拂子示云：「直須一念不生，切莫當陽蹉過，超凡越聖本無他，廓徹靈明秖者個。」揮一拂，云：「會麼？」復云：「蘇嚕蘇嚕。」恒遂逝。

紹周施居士為室朱氏孺人臨終請指示

師舉拂子云：「會麼？此是汝本命元辰著落之處，超生越死解脫之門，慎勿狐疑以耽塵境，所以山僧為汝覿面提持，使汝歸源有路。聽我一偈：妙性圓明無相身，豁開心眼廓然親，去來生死渾如夢，凡聖含靈共一真。」乃擊一拂子便起，朱氏遂寂然而逝。

夏嘉辭為祖母許氏安人請指引

師舉數珠云：「老安人還會麼？西方十萬八千里，端的分明在目前。設或未能……」遂擊額云：「記取山僧重指示，管教在處睹金仙。更有一偈，汝須諦信：百年夢斷欲歸天，生死關頭路坦然。諸境萬緣都放下，一輪明月照平川。」便起，嘉禮謝。

示在躬侍者

老僧昔年曾舉香嚴上樹話，拈了乃云：「山僧則不然，若據此事，直是金剛王寶劍，或縱或橫，能殺能活，善用之者，自不傷鋒犯手。」或有人問：「已握靈鋒即不問，未舞太阿時請和尚相見。」即向他道：「喪身失命也不知。」汝能直下於此道得，不惟親見老僧，亦具如斯手眼，便可橫身爐炭，縱步刀山，奪食驅牛，抽釘拔楔，豈不俊哉？設或未然，莫道無事好。咄！

佛事

為淵若耆宿掩棺

師拈拄杖云：「九九八十一，如煙燼火滅，抹過太虛空，打破澄潭月。」遂卓拄杖一下，喝一喝。

為以中上座舉火

執火炬，云：「侍我先師已數秋，年來林下得優游，今朝翻轉娘生面，為汝諸人出一頭。」大眾且道：「那裡見得？」遂擲火炬，云：「看。」

為圓成心禪人下火

舉火炬，云：「生者得安，死者得濟，圓滿十虛，成就一切。且道是個甚麼？」擲火炬，云：「急著眼覷。」

為印石禪人掩龕

師拈拄杖云：「青桐葉落秋稍，丹桂花敷劫外，既能撒手懸崖，須證自家境界。且作麼生是你自家境界？」乃擊龕云：「靜處薩婆訶。」

舉火

舉火炬，云：「生也如片雲點於太清，死也似一漚息於巨海，爍破生死重關，管取優游自在。」喝一喝，遂擲下火炬。

為徹明禪人下火

把火炬，云：「一徹永徹，一明永明，恐汝未得，為汝送行。且道將甚麼送行？」以火炬打〇，云：「從來千聖不能名。」遂擲下。

為順寰梁居士外母超有安人舉火

舉火炬，云：「一息不來真幻影，百年猶在假空華。普天匝地如相委，越死超生更莫加。」以火炬打圓相，云：「超有安人還會麼？觸處直須親薦取，當陽切勿自週遮。」遂擲下。

為養恒陳居士外母沈氏安人舉火

舉火炬，云：「愁煙封岸柳，淚雨灑春風，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向火燄裡為汝轉大法輪了也。沈氏安人若也見得，不妨隨處逍遙；如或未然，直下急須薦取。」喝一喝，遂擲火炬。

為桐邑茂如胡居士室人吳氏舉火

舉火炬，云：「日映紅桃，直示無生面目；鶯啼翠柳，全彰本地風光。一真法界，無去無來；六趣輪迴，誰生誰滅？迷之則業鎖難開，悟之則鐵山頓裂。且道以何為驗？」遂擲下火炬。

為幻菴靖上座封龕

師以拄杖指龕云：「生也恁麼來，死也恁麼去，生死與去來，總即恁麼事。大眾！還知幻菴靖公安隱處麼？」乃擊龕三下，云：「棒打石人頭，嘆嘆論實事。」遂封。

舉火

舉火炬，云：「出塵於普明，終年於退室。自幼不茹葷，素性多質直。侍我於興善，究明此事；受囑於棲真，翻為自屈。奈何志尚未伸，遽爾一朝斂息？梧桐葉落已知秋，體露金風親徹骨。」以火炬打〇相，云：「幻公！幻公！那伽定裡任逍遙，寂滅光中從汝適。」遂擲火炬。

為黃菴白生上座封龕(天真禪人請)

師拈拄杖，云：「風和日暖，鳥啼花笑促歸期；雨霽晴空，大地廓然露真智。是以白生上座得報恩的旨，洞佛祖心宗，歷經祖席，嘯傲煙霞，或時歌詠成篇，或時拈提綴籍，及乎今日，撒手便行，纖塵不立。」大眾且道：「還有為人處也無？」以拄杖擊龕，云：「一片白雲橫谷口，從教天眼莫能窺。」

舉火

以火炬指龕，云：「大眾！白生上座安然據坐，一念不生，入此淨藏三昧去也。然雖如是，更有末後一著在。且道畢竟如何？」遂擲火炬，云：「阿剌剌。」

為桐邑天衢陸居士先嚴敬溪居士、母錢氏安人併室人吳氏起棺舉火

師舉拂子云：「欲超苦海，速駕慈航，覿面提攜，更休擔閣。」拂一拂云：「唵啞吽。」遂引出。

舉火炬，云：「泥牛吼月，木馬嘶風，彰實際于沙界，歸幻影于真空。本無生死相，焉有去來蹤？」以火炬打〇相，云：「共證真三昧，蓮花朵朵紅。」喝一喝，遂擲下。

為聞有乘行者下火

舉火炬，云：「見聞如幻翳，三界若空花，頓徹當陽事，堂堂絕覆遮。乘行者會也麼？直須信腳行將去，觸處家山足可誇。」遂擲下火炬，云：「咦！」

為良謨沈居士伯姆朱氏安人舉火

舉火炬，云：「志節冰霜女丈夫，操持家業不模糊，百年夢斷無多事，體露金風會也麼？」喝一喝，遂擲下。

為新豐孟嘉高居士室人王氏舉火

舉火炬，云：「烈燄騰輝，朔風凜冽，快便難逢，好個時節。且道是甚麼時節？」呈火炬，云：「呵呵呵，咄咄咄，直教從此頓超越。」遂擲火炬，云：「咦！」

為壽章禪人封龕(施太寰、呂玄渚二居士同全潔行人請)

師拈拄杖云：「秋雲縹緲，流水澄清，鐵鷂沖霄，泥牛入海，此正是壽章禪人歸根底時節。倘能如是知得落處，則生滅去來無影像，人間天上任逍遙；如或未然……」以拄杖指龕云：「好向其中明的旨，不須此外乞高超。」卓拄杖一下。

舉火

舉火炬，云：「末後關頭須打徹，莫教枯坐便休歇，直得虛空血迸流，大地平沉方勦絕。」以火炬打〇相，云：「吽。」遂擲下。

為淨行者先考允升王公舉火

舉火炬，云：「會得也，方知個事離生滅，桃李依然觸處開。如不薦，野衲當陽重指示，頓教從此脫塵埃。」喝一喝，遂擲下。

為淨行者先母應氏孺人舉火

舉火炬，云：「罪性如霜赫日臨，鐵圍粉碎竭迷津。急著眼，莫沉吟，看取蓮花火裡新。」打一〇相，遂擲下。

為行堅禪人下火

舉火炬，云：「行堅行堅，撒手忘緣，真如妙性，無變無遷。為汝當陽親指出，髑髏分碎好生看。」擲火炬，云：「咦！」

為豁然禪人下火

舉火炬，云：「五十六年多瞌睡，何期一旦豁然惺？老僧示汝真三昧，烈燄光中信腳行。」一喝，遂擲下。

為朱門張氏機禮安人舉火

舉火炬，云：「妙性圓明無畔岸，離諸虛妄誰能薦？」擊一下，云：「擊開生死這重關。」打圓相，云：「一朵蓮花超碧漢。」遂擲下，云：「機禮安人，急著眼看。」

為機勇殳氏先夫明徵朱公舉火

舉火炬，云：「當陽顯示，迥絕巔頇，覿體提持，全彰本有。於斯會得，登淨域剎那之際，超穢土頃刻之間，行行寶所，在在金仙。如或未然……」以火炬打圓相，云：「須信樂邦原不遠，好看腳下透紅蓮。」喝一喝，遂擲下。

為桐邑太平庵機完許氏移龕(實心全茂請)

師舉拂子，云：「覿面全提會也麼？無顏童子笑呵呵，炎炎夏日當梅雨，處處農人響唱歌。一女出塵酬志德，闔門修淨祐檀那，堂房復建家聲振，匾額重光福惠多。」乃拂一拂，云：「機完善女人若能如是薦得，則當念了無生，是處頓超越，陸地產金蓮，紅爐飛點雪。設或未然，豈免猶拘幻境？老僧為汝掇轉化城，令歸寶所去也。」遂以拂子擊龕，云：「起。」
復至靈前，師以拂子指龕云：「佛子住此地，是名佛受用，堂堂覿現前，直下須珍重。大眾！且道珍重後如何？」乃擊香几云：「一

任香煙遶四維，從茲安隱無諸夢。」

附重建永正禪院碑記

吾郡有濮院鎮，距城西南僅一舍，地南隸桐邑之梧桐鄉，北隸秀邑之靈宿鄉，煙廛鱗比，林水紆環，蠶桑與機杼殷填，商旅共師儒驛絡，實春秋時吳越之檇李古墟。其地有范蠡塢及幽湖諸勝境，係扁舟游歷之處，非諸鎮可得而方駕者。鎮之北，古有觀音閣，即今永正禪院之故址也，載在嘉興郡誌中。吾郡水脈，並從天目山來，關鎖全在東北，詎徒取禪剎之壯觀，特憑藉艮局之鼎峙，此永正一坐具地，為利益本鎮一大勝因所。當日加崇飾，高揭旛竿，標表覺王之福地，即堪輿鞏固之靈樞也。閣之創建，時在至正間，其僧號志清者，廓宇殊煥，叢席方隆，俄遭兵燹，遺蹟臺垣。迨明永樂二年，鎮中善信，合力重新。迄萬曆二十七年，復不戒於火，鞠為蓁莽。歷崇禎元年，有蜀僧古宗，猛發誓力，誅茆結廬，以圖興復。戊寅之秋，得里人陳贊宇、陳君衡，偕合鎮士庶，捐資倡緣，遠邇緇素，聞風樂助，堂構樸劉，略就規模，曹侍御石倉，為立永正禪院額。逡巡歲久，風雨飄搖，荒亂緣慳，料難竟業，遂以基址一十三畝五分囑徒印石，一夕長往。尋遘鼎革滄桑，榱棟咸虞傾圮，像設無計莊嚴。張居士晉錫等目擊心傷，乃同紳衿併諸檀信謀從興善古剎恭請一初元和尚鼎振而光大之，數四往返，始獲卓杖主持。自戊子秋入院開堂結制，越今癸卯冬一十六載間，以一毫端現寶王剎、一莖草現丈六金身，自山門而彌勒殿、而大雄殿、而禪堂丈室、而僧寮賓署、而庫庖湢浴之所，百堵俱作，種種圓備，所謂佛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積厚流光，皈深擴遠，遂得定珠吐燄、湛水騰波，鳥韻頻伽、魚忘濠濮，鬱乎選佛登祖之勝場、掛瓢脫笠之寶坊矣！良由初和尚得法鴛湖、傳宗臨濟，演車溪之嫡派、鼓曹源之芳霖，指頭禪受用不盡、百丈規清潤無邊，從此曲唱玄乘，現出迸絃獅子；步偕覺路，聿來腳下馬駒。群瞻群依，以毘以護，其為全鎮之柱石金湯，豈小補哉？高足斷愚智公勞勩最殷，特來請樹碣而為之筆記。

康熙二年癸卯長至月望，國子監司業兼掌祭酒事、前戊辰二甲進士、工部虞衡司郎中、大理寺左寺副、太僕寺少卿、曹溪憨祖親侍弟子福徵譚貞默盤談撰。

一初禪師語錄附碑記卷下終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 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